邃懷堂全集

邃懷堂集序

寶山袁穀廉先生以名孝廉官江西二十年歷任繁劇政績卓著而才名復藉甚余於同治壬戌以工部郎出為江西郡守亟往訪之則已病不能對

客未幾遂卒索其所著邃懷堂集則駢文及詩僅存余盡焉傷之由是往來於懷不能去光緒乙酉蒞浙藩任先生猶子鎮嵩以屬吏來謁詢以遺書則此年蒐訪已成完帙顧

剞劂之費無出余乃首捐鉅資並言於諸同人相率佽助鳩工鋟板即以鎮嵩董其事經始於丁亥之夏至戊子冬而告蕆蓋閱時已十有八月矣嗟乎先生負沈博絕麗之才當

夫年少氣盛入金门登玉堂亦奚不可者乃以家貧親老奔走四方謀旦夕之養行年五十始効一官又當髮逆擾攘之際所至艱窘萬狀未嘗一日享安閒之奉迨老且病

不得歸旅辛而寓殯天之阮之者可謂亟矣猶幸遙遙著作已佚復完整使無人爲之梓以傳也則亦終於湮沒已耳余於先生不及一面徒以性情之感文字之契觸發於不

自己豈真所謂前生有香火者耶抑先生一生心血有不可磨滅者特假余以傳之也今而後庶幾可以無憾也已鎮嵩來乞弁言因書此應之至於生平事蹟及詩文所造就則

有傳若存在不復贅
光緒十四年歲次戊子立冬日
廣州許應鑅敘於後樂園之
晉甎唫館

序

余從兄東甫娶於袁簣山穀廉先生女也先生未仕時才名譟於鄉袁氏嫂承庭訓嫻翰墨然不輕示人又來歸未久不幸早世余幼隨先大夫任所旣未獲一見先生并兄嫂相見之日亦淺咸豐末粵賊蹂躪江介殆無完區時兄以官需次浙江已繼室有子成立矣賊之陷杭兄自圍城中出妻子皆及於難筭兄以疾告歸遂卒行篋如洗而兄與袁氏嫂之遺墨竟無復存者可悲也已嫂旣早逝迄今門祚衰薄欲爲

立嗣孫尙未有世次相當者而先生亦以亂時歷任江西巖邑集中哀忠一編所爲作也聞其老而喪子卒於官未歸葬嗚呼天之厄才人固如是乎頃余與先生從子覺孫同官浙江話兩家事相與歎息乃知先生卒有嗣孫已卽其地安窀窆且繼官江西矣因叩先生遺著則覺孫於亂後搜錄無缺方謀彙刻其詩文詞五種卽屬余爲之序先生才名滿海內政績在官遺愛在民具詳其門人朱君所爲傳而是集五種又各已有序余復何以益之獨述所悲於兄嫂與

所幸於先生者趣覓孫速竣是刻以爲慰且寶山爲
嘉定析縣集中多足備吾鄉故實者亦使吾鄉人讀
先生傳識先生措施無徒震其才而遺其大體也
光緒十有二年丙戌八月既望嘉定後學廖壽豐謹
序

穀廉先生小象　世愚姪吳汝謙謹繪

公之質得秋之清也公之學純粹呂精也戡亂衛民守圡城廿高文典冊闡正声也泊肰示寂留雲僧也通儒耶循吏耶大智慧之解脫耶烏虖吾不可得而名也 丁亥孟冬之月

莫州後學邊保樞謹贊

虞山後學張溥東敬書

玉山縣知縣袁公傳　　門人高安朱舲

公姓袁諱翼號轂廉江蘇寶山縣人舲癸卯受知進而受業師也博涉墳典少館於吳淞高氏詩酒雅集一時老宿咸折輩行與之遊文名遂噪吳下舉道光壬午第二五應春試皆擬中皆以二三場不到置之或病目病酒故也充覺羅官學教習期滿以知縣用分發江西五爲同考官所取薦多經學通人歷署峽江安福會昌浮梁大庾廣豐弋陽等縣舲未及追隨不詳其治行僅聞攝會昌至則崇獎士類相接講論

不倦建孝義祠廣制義地掩骼埋胔爲邑人倡攝大庾俗悍民貧數載撫循澆風頓革咸豐元年賊從南雄州僻徑竄入大庾之吉口距城僅三十五里時城中兵勇單薄公率百姓二千餘衆登陴固守夜則火光燭天賊知有備而退中丞張文毅帯督學時案臨南安巳默契之曰使州縣盡如袁某民死生患難有不各得其所者耶遂於七年特授玉山其任玉山也值福建浦城之賊三萬餘衆竄玉山界之大南橋維時八年七月十三日公倡義募勇浚濠增壘積糧備

踞爲死守計適湖南李觀察元度督平江勇援浙過玉山公邀之共守觀察與公文字契交誓同生死十五日賊大至圍六門公與李開城迎勦三勦三勝竭七晝夜之力城得以全加同知銜升用直隸州知州致仕僑寓江城北門公初諱書培後更今名卒年七十五葬南昌鄧家埠出進賢門二十餘里著有邃懷堂文集四卷駢體文六卷舲箋註本十六卷詩鈔十卷哀忠集三卷小清容山館詞鈔一卷詩話一卷吳淞軼事一卷校刊袁氏簪纓錄一卷疾革時舲至榻前問覩貌儼然一

老頭陀張目曰汝來乎勉爲通儒爲國器神明爽然子二長鎭郴年二十舉道光乙未京兆次之鼐幼慧早卒嗣孫希灝江西候補布經歷今從子浙江候補巡檢鎭嵩以公素契舲故徵舲傳

舲曰公有詩題夢生前爲留雲寺僧遍考輿地諸書無此寺名記之以詩云云舲覽林文忠則徐滇軺紀程稱六月二十五日過湖南辰谿縣之中和鋪憇留雲寺憶果有留雲寺耶生有自來其所治均以慈惠稱也宜哉

江西玉山縣知縣袁公傳

吳縣 俞廷瑛

公名翼字穀廉江蘇寶山人幼穎悟誦經史如夙習有所作操筆立就道光二年舉鄉試第二考取國子監覺羅官學教習屢應會試不第遂以知縣需次江西大吏雅重其才凡五預鄉闈分校得士稱盛歷署峽江安福會昌浮梁廣豐弋陽諸縣事所至必首詢民疾苦及其地興革之要若編保甲浚河渠禁科派修書院建善堂廣義塚凡所設施雖因地制宜不必盡同而其以實心行實政則一也三十年補大庾縣

大庾民貧而俗悍公以休養生息為先務而約束繼之歲餘邑以大治時粵之淸遠英德間土寇延蔓公念大庾與粵接壤不可以無備旣設戍大小梅關復修城垣置軍火及凡為守禦所需者罔弗具咸豐元年賊果由南雄州僻徑竄邑之吉口離城僅三十餘里公聞警郎部勒兵民拒之鳴礮爇炬聲勢嚴整賊不敢犯而退學使張文毅公芾拔試南安聞其事心識之未幾文毅開府江西與僚屬言猶賢公不去口會玉山缺出滿垣以其地居皖閩浙之交髮賊方熾

竄擾不常欲求一勝任者而難其選文毅曰是非袁令不可於是以公調補玉山七年涖任先是邑民屢爲寇偪多遷徙去公至則設法招徠之使復故業又以戍兵之在城者卒騷擾爲閭閻患乃歛之以犒賚而繩之以紀律諸營帖服民心漸安八年二月賊之踞廣豐者竄入邑境躪西北鄉殆遍城廂一日數驚六月陷浙之江山常山進窺衢州別以三萬衆趨玉山公方誓衆死守適李觀察元度以援浙師至公迎勞之曰觀察遠來不易浙事亘急顧聞援兵之至者

已十餘壁敝邑與浙爲脣齒且兵與食之所由達也今旦夕岌岌盍少留爲大局計平李故與公爲文字交郎慨然曰諾翌日揮兵出三戰皆捷賊怒攻城急公與相持歷七晝夜賊卒不得逞城以獲全事聞以同知直隸州知州補用維時公年已高重以勞瘁精力益不支遂移疾去當事者猶欲以廣豐界之三辭乃已既解任以道梗不得歸同治二年卒於南昌年七十有五舊日部民皆不遠數百里來弔有欷息泣下者葬進賢門外之鄧家埠公原名書培入學後更

今名爲人倜儻不羣劇談豪飲嘗應禮部試一場以醉不能赴嗣知前場文已入彀人爭惋惜之公夷然自若也家本儒素恒藉脩脯以資甘旨故嘗幕遊於粵於晉閱歷所得一寄諸詩秀句奇章足以上規錢劉平視温李迨軍興而後憂時感事詠歎長言則又駸駸入杜陵之室矣所著有遂懷堂文集四卷詩十二卷哀忠集三卷詞二卷又駢體文六卷今析爲十六卷者則公門人朱廣文舲箋註本也子二長鎮鄰道光乙未舉人次之鼐皆前卒孫希灝仍寓居江西

以布政司經歷候補蓋以公藏魄所在不欲遠離云
俞廷瑛曰余年十四五即已誦公之詩慕其名思其
人而迄以不得一見爲憾公從子霓孫名鎭嵩者與
余同官於浙暇日爲言公生平甚悉因摭拾爲傳俾
後有所考焉霓孫又言公所著尚有詩話及吳淞軼
事二書書各一卷今則佚矣余謂公政事文學皆足
千古二書雖其緒餘而佚之要亦可惜也因存其目
以誌之

邃懷堂者燾 先世父穀廉公所居室名而所
著詩文全集亦因是以名之也 世父早負儁
望嗣偕徐辛庵學使於粵徐詠之方伯於晉閱
歷既久著作益富積有古文駢體詩詞及哀忠
集共若干卷當咸豐六年權知弋陽縣事聞寇
警時適鎮嵩在署乃諭曰守土吾責也設不幸
必死之汝其速歸以存宗祀又以所著書授鎮
嵩曰吾一生心血盡在於是其愼守毋失迨寇
退乃取之於家而以活字板印行不數年爲親

友乞索殆盡洎　世父捐館益復塵封蠹食而
遺佚遂不可問囘念曩囑心恒耿耿光緒甲申
以讀禮餘晷遂往江右於南昌高安各處蒐羅
遺帙僅僅得完乃攜之歸服闋到浙謹藏行篋
將謀付梓自維貧薄力有弗能也會謁長白愷
廷觀察盛元語及之觀察前官江右與　世父
契以告番禺許星臺方伯應鑅方伯亦夙重
世父才遂商之嘉定廖穀士廉訪壽豐率先佽
助並爲之著序因卽授之梓人次第鋟板工始

於丁亥六月至今年十月始告蕆焉嗟自兵燹以來凡名家著述板片燬失因之泯沒者何限乃　世父遺集既散佚矣仍得復爲完帙一若冥漠中隱隱呵護而尤幸有負儒林重望者宏奬風雅樂爲提倡遂使闕者復完晦者復顯是不獨袁氏子孫世世感且不朽卽天下懷才抱藝之輩亦孰不服膺高誼相與歌頌弗諼而向之耿耿焉惟恐有負曩囑者至此爲之一釋則又不禁捧書於悒而慨　世父之不及見也書

既成爰敬誌其緣起如右時

光緒十有四年歲次戊子十月既望從子 鎮嵩

謹誌

驗正姓氏

番禺　許應鑅　星臺

善化　瞿鴻禨　子久

仁和　王文韶　賡虞

嘉定　廖壽豐　穀士

鐵嶺　德　壽　靜山

長白　豐紳泰　雲鵬

隴西　祁兆煃　炯堂

善化　唐樹森　藝農

湘潭　黎福昌　爾民

昆明　龔嘉儁　幼莽

涇縣　朱燿成　鴻度

武進　盛康　旭人

溧陽　宋頤　叔元

無錫　薛福成　叔耘

金匱　鄒仁溥　澗消

祁陽　陳文騄　仲英

無錫　林祖述　少筠

太倉　錢溯時　甘卿

鎮陽　瞿永嘉　竹亭

甯鄉　胡湘春　卤笙

太倉　王讚勳　子勛

鎮陽　王壽柟　介眉

崇明　童叶庚　松君

嘉定　錢廷珪　松士

遂懷堂全集

校勘姓氏

吳縣　俞廷瑛　筱甫

博白　朱德澄　鏡堂

連平　顔鍾儁　轂笙

鐵嶺　宗山　筱梧

甯鄉　胡夢猗　芝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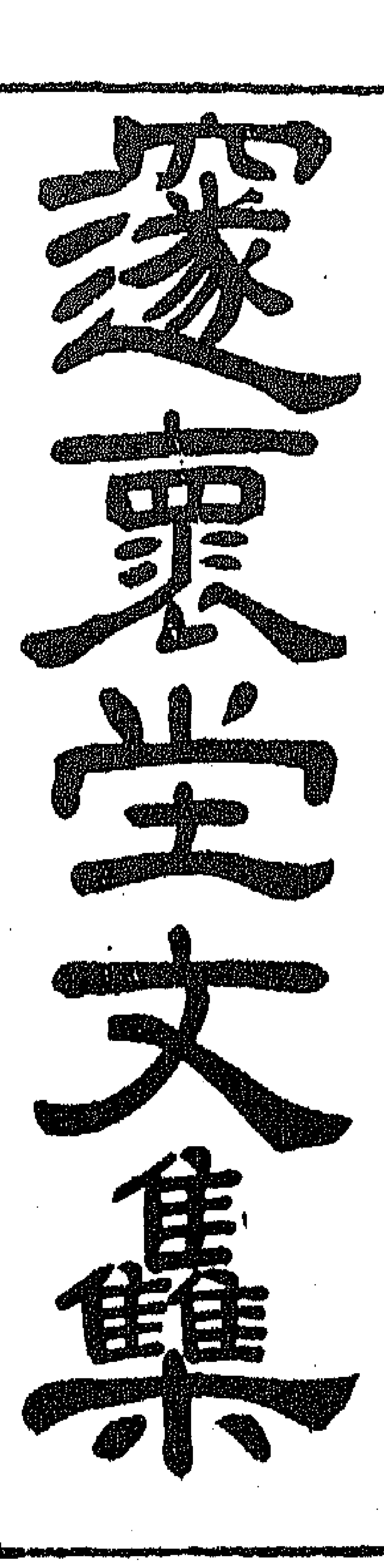
長白　瑞清　子澄

廬陵　周藻　蓉谷

嘉定　周保璋　莪卿

嘉定　廖壽鏞　夢揚

寶山　朱其恕　仁甫



邃褱堂文集

光緒十三年

十一月校刊

邃懷堂文集目錄

卷一

卷三

邃懷堂文集卷一

寶山　袁　翼　穀廉

劉晏論

嘗謂理財而損下益上者漢之桑宏羊是也理財而上下交損者宋之王安石是也理財而上下交益者唐之劉晏是也晏爲奸邪誣陷賜死忠州宋儒斥其爲國言利不得列於君子彼但知言利之足以亡國烏知不言利之亦足以亡國耶孔子繫易曰聚人曰財曾子傳大學曰有財此有用周公制周禮一書九

職九賦九式九貢爲理財之綱邦甸邦縣邦都家削爲理財之目以及山澤園囿關市之所工商嬪妾牧圉之屬無不規畫詳盡纖悉靡遺豈周公孳孳言利哉府庫不充則人主無以奔走天下備禦非常之事而當時未聞怨周公聚歛者蓋取於民有制也唐肅宗朝晏以御史大夫領度支鑄錢鹽鐵租庸調等使銳意理財而常以養民爲先其言曰王者愛人不在賜予當使耕耘織絍常歲平歛之荒年蠲收之又時其緩急而先後之民用既饒國用自不乏故四方之

利害萬貨之重輕諸道巡院之勤惰兵役商賈之情僞讎之也熟發之也迅教令頒於千里之外而奉行者如在耳目之前非惟機智變通與時消息其惻怛誠懇爲國爲民之意亦有以感格人心也初安史踵亂民生凋瘵至德乾元後百官無祿以贍晏任事二十餘年及代德之世戶口增至三百餘萬財賦增至千餘萬緡由江汴渭河轉漕每歲運穀百餘萬斛國家利賴民無怨咨使德宗信任不疑置諸政府若神宗之遇安石其相業不在房杜姚宋下矣且先其家

而後其國者盜臣之言利也剝其下以奉其上者計臣之言利也居心不同而民窮財盡國脈傷損貽害無不同晏飲食儉約室無婢媵簿錄其家惟雜書兩卷米麥數斛則利盡歸公可知庾準希楊炎旨奏晏將作亂德宗賜之死而天下冤之其後藩鎮稱兵猶以奸邪煬蔽晏死非罪爲辭蓋因百姓思晏欲借以激變也則晏之不損下益上又可知君民兩利而猶曰利不可言吾恐府庫空虛流亡擾攘亦未必能安坐而講唐虞之治矣晏既死枋政者易租庸調爲兩

稅增商稅爲十一又稅間架除陌錢天下騷然憲宗
思劉晏之功臨軔歎息是時杜佑爲轉運使薦李巽
自代巽掌使一年徵課所入類晏之多明年過之蓋
已盡取諸民矣歷穆敬文武宣懿六世享國之日淺
閹豎伏於肘腋寇氛逼於郊畿一時征斂諸臣皆以
鞭撻剝割佐軍國之用及頻年旱潦戸口逃匿王仙
芝黃巢等脅以從亂而唐祚遂亡此其效彰明較著
者也北宋時南人作相自王安石始變更祖制以籌
富國亦自安石始學過晏而才不及其所行新法亦

粗師晏之意而非欲病民且晏之行政未嘗無一二室礙難行之事君相力以任之臺閣從而佐之故得從容以收其效歲月既積補救漸周前日受病什之一二今日倍利什之八九於是心跡昭然道路歌詠猶有子產孔明之遺焉新法中如免役一條易世遵行民皆安堵當日安石求效太速小人奉行不善而君子持之過迂卒至糜爛决裂而靖康之禍作議者獨委罪於安石而不知諸臣之不屑言利有以激成之為與有罪焉今有病者於此召一二醫療治攻補表

本論或異同然皆良醫也惟專任一人則皆能奏效晏承天寶大亂之後似難於措手矣而晏卒成功安石遭際神宗四海無事深宮虛已以聽似易於措手矣而卒以僨事何哉晏之療病病者授之以權而局外不能參焉安石之療病病者雖授之以權而病者之妻子奴婢見一日之瞑眩力掣其肘不得使遂故疾疢彌甚而身受庸醫之名此晏與安石成敗功罪之所以殊也夫辨析義利莫如周孔而未嘗不言利爲國儲蓄民被其福言利如晏亦可告無罪於周孔

而宋儒引以爲戒則經世之略可覩矣據中國全盛之勢不能并一西夏得韓琦范仲淹龐籍諸人以爲將不能制一張元何也兵食不足故也是故爲國興利而朘民脂膏如桑宏羊之徒者晏之罪人也帑餉日絀禍變已萌而猶虛談仁義緘口理財者亦晏之罪人也

楚令尹論

相與將爭權而事隳相與將各失其權而事亦隳無將相之名而兼將相之權則功不必自我立謀不可不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則將有權而將樂建其功謀不可不自我成則相有權而將不得不受制於相

予嘗詳考春秋官制惟荊楚最爲近古而知令尹者無將相之名而兼將相之權者也自令尹而下有大司馬左右司馬莫敖左右尹司徒司敗太師太宰少宰太子保傅左右史新造盩其百職事稱尹者如宮

厩監馬環列諸尹則以職名之如芋藍連淸諸尹則以地名之其受邑之大夫稱公者外守專城食采其地如棄疾在蔡鬬辛在鄖沈諸梁在葉無異後世禁近重臣出領劇郡遇司馬左右尹闕卽徵擢還都惟令尹總攝百僚非曾爲大司馬者不得驟躋其位國有征伐大司馬將中軍左右司馬將左右軍令尹則運籌帷幄决勝千里有時親行有時不必親行也周禮冢宰掌政典以三公領之而六官之長皆受成於冢宰楚令尹內外鉅細事無不統蓋卽成周冢宰之

遺意矣鄢之戰沈尹將中軍大司馬也子重將左左司馬也子反將右右司馬也是時令尹孫叔敖不欲戰及王召令尹始改乘轅而北之是三軍之士聽命於令尹不聽命於王也況中軍乎鄢陵之戰大司馬子反將中軍楚之制也子重以令尹將左軍非楚之制也夫令尹且不必將中軍而使將左軍則替權辱國莫此爲甚雖由於共王之不明而二卿相惡師徒撓敗不敢北向與晉爭諸侯者三十年是以古大臣之謀國也權不下替而亦不奪人之權以相濟相成

履霜之漸豈獨楚令尹哉

子同生論

予嘗讀春秋至桓公三年書九月丁卯子同生而知聖人防維後世之意深矣文姜在室通於其兄及桓三年歸魯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其朙史臣不載歸齊之文而南山敝笱載驅諸詩皆作於齊襄卽位後也或曰姜爲僖公愛女于歸之日送之至越境百餘里豈三年中無老牛舐犢之情不遺一介以促其歸況復有綏綏之雄狐在乎予曰春秋最重男女大防故夫人每擧必書而於文姜獨詳如會於禚會於祝

邱會於穀會於防及文姜旣出復入而如齊如莒猶
一一備書豈嗣續之際嫌疑至大非僅後日外淫之
可比者而反紀載闕如耶或曰春秋內諱國惡必有
所不忍言而諱之予曰是則惑之甚者也夫於禚於
穀未嘗直書其事而使人悟其意於言外若子同未
生以前夫人歸齊魯史亦不過曰某年某月夫人姜
氏如齊而已而瀆亂子姓呂秦牛晉之嫌千載有不
能白者矣況國惡可諱滅國不可諱襄公六年莒人
滅鄫鄫未嘗滅也立甥爲後則滅而已矣夫子於他

國如是其蔽而父母之邦周公魯公之血食一旦異
姓假腹以奪之秉筆者猶隱而不書曰吾內諱國惡
也則安用春秋爲也魯十二公世世不紀世子之生聖
人慮後世必有如公羊高其人者造爲同非吾子之
言以實文姜之罪而蔑望國之宗祧故特筆書之以
明繼體之統猗嗟之詩曰展我甥兮此當時詩史聖
人存其詩於齊風卽爲魯莊之實錄毛公去周未末
遠緒言未湮解之曰明非齊侯之子蓋得春秋之意
矣若杜預言備禮而書則太子惡亦元妃所生文公

何以不爲備禮耶備禮而聖人何以不書耶此無待辨矣

周公撻伯禽論

甚哉文王世子篇之附會也其言曰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欲以尊公之道而適使公先無以善全於君臣父子之閒成王踐阼猶待周公負以朝諸侯則成王為世子時未離襁褓公不能教也武王即天子位六年而崩管蔡流言周公東征三年罪人斯得繼而滅奄滅唐征淮夷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及營洛邑於東都成王留公治洛公以冢宰經營天下前後七年閒國事旁午何得宴處深

宮教成王與伯禽耶且堯時可以教丹朱者莫如舜
舜時可以教商均者莫如禹然舜攝天子事禹作司
空八年治水未聞堯舜使之教其子而教胄子者祇
有一夔教胄子即教世子也然則公未嘗教成王乎
曰公之教王不在東宮之時而在弭亂六年以後如
尚書逸書所載立政本典十數篇皆公教王之言當
沖人君德未成周公不待自教也周禮師氏保氏教
國子之在宿衛者大司樂樂師等官教國子之在學
校者隨其所在而皆有教教國子即教世子也故呂

伋禽父王孫牟皆衛王宮與成王並受師保之訓
當是時侍御僕從罔非正人飲食起居皆有常制外
而太師太公太保召公司空聃季司寇蘇公莫不因
事納誨以輔沖人奚待公朝夕嘵嘵束縛而馳驟之
哉且成王而果賢耶固拜手而受公之教矣成王而
不賢耶日撻伯禽而王卒不悟則公之術窮矣且父
子之間不責善公雖聖父不可撻無罪之子伯禽賢
子必能仰體公所以撻之之心萬一成王疑公之不
敢撻己而假伯禽以辱之芒刺在背奪公之位公又

將不受命耶夫武王惓惓於公之敎其子卒以不克自全而開君臣之隙則公之罪深矣是以古之相臣受托孤之命不必自敎其君擇賢保傅以輔導左右而以一身維持其閒然後可以遠嫌疑而成王德若漢儒所言是霍光張居正之所爲而豈周公之道哉

矍相觀射論

予讀射義至孔子射於矍相一節竊疑聖人未必有是事且未必有是言也考射以觀德必先飲以娛賓故卿大夫之射先行鄉飲酒禮鄉飲之禮賓在門外司馬誓之使惡者不入如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是也設豐奠觶以飲不勝者如公罔之裘揚觶而語序點又揚觶而語是也然是禮也有黨正以涖事有三老以觀射有司正司馬以糾儀而將旅惟卿大夫得以行之而夫子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司寇攝相

事在定公九年至十四年閒魯昭定以來未嘗有大出師事及大夫敗績逃歸者昭公三十年吳滅徐定公四年蔡滅沈五年楚滅唐六年鄭滅許彼時亦無四國大夫奔魯紀於春秋國語三傳乃觀者如堵及子路一言而去者殆半則矍相觀射者何僨軍之將亡國大夫之多耶書此以質世之善讀射義者

荆軻論

荆軻悅彈箏美人臂太子丹斷其臂以獻軻曰太子愛我夫軻悅美人臂悅生美人之臂耶抑悅死美人之臂耶如悅其生臂也而丹乃斷之以獻是妬色而不欲生致美人也軻將何以爲情如悅其死臂也則臂已離乎美人之身與不美者之臂何以異而曰太子愛我是不近人情也天下豈有不近人情之人而可與共圖大事哉善乎魯句踐之言曰惜乎其不講於刺劔之術也嚴者吾叱之彼以我爲非人也吁如

輈者洵乎非人而綱目之書爲盜哉

管仲論

管仲王佐才也春秋一人亦萬世一人齊桓中主聲色是耽羣小是昵與之談王道則逆耳與之語霸功則歆心故管仲相業不得不出於權謀威力之爲識時務而應氣數也老蘇作論責其將死不能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曰桓公在焉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噫何輕視管仲而論世之疎耶諸葛武侯抱膝隆中祇自比於管樂試問春秋至北宋二千年中其人物有如管仲者乎各君其國各子其民飯牛耕

釣之閒或有異人仲安得知之而安得薦之隰朋之才亞於管仲而借其將死是仲知幾之神武侯臨殁薦蔣琬自代卒延西蜀二十餘年之漢祚此管仲不能得之於隰朋而可爲歎息者也豎貂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桓公納管仲之諫放逐遠方食不甘宮不安苛病起桓公慨然曰仲父之言豈盡之乎於是復召而返卒亂齊國撰老蘇之言必欲如後世之假尺一詔書擠而去之乎如後世之率甲士入宮無老少皆斬之乎稍辨君臣之分者不爲而謂管仲爲之

乎放而復召在仲歿三年之後此則仲之不及逆料而又可為歎息者也彌子之罪滅於豎貂三子管仲遺諫無異史鰍不得以尸諫責諸國相惠帝蒙業海內又安代蕭何者雖非曹參漢室亦固如磐石非有晉楚之強敵窺釁於邊陲五公子之爭立伏戎於牀闥也亦不得以責蕭何者責諸管仲嘗讀管子經言內外言諸篇其論天人經濟意致淵深有非賈長沙董江都所能跂及者孔子曰吾欲託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管仲所言而能行者已見諸

實事其所言而不能行者臣有俞世之才君無湯武之資耳唐太宗語李靖曰儒者多言管仲霸臣而已不知兵法乃本於王制諸葛亮王佐之才自比管樂以此知管仲亦王佐才也但周室衰微時王不能用耳太宗數言可為管仲定論吾故曰百世而後天下復有管仲其人者未可知也百世而後天下復有勝於管仲其人者吾不信也

蘇秦論

天開戰國之世運則必生戰國之人才其運爲元黃交戰之運其才爲縱橫捭闔之才自魯悼四年迄秦政元年二百五十餘年之中洵春秋以後大變局也雖有孟子荀況生其時而道卒不行豈非天哉繆礅少恩反覆狙詐其心術同高談雄辨無可屈撓其口舌同網羅列邦之情僞計畫九州之輿圖其學術同至於倡一議而聖哲不易其言建一功而億兆立息其喘則未有若蘇秦之智者也秦僻處西陲穆康而

後冠裳兵甲之會不疲於諸夏故其民休養生息百數十年巽乎田齊三晉初作諸侯創業於篡竊之餘也楚强大而遠於秦柏舉之役卒乘盡亡徙都於鄀無復有抗衡中國之心燕歷春秋之世十有八君而不列會盟地饒棗栗民不田作其勢僅能自守故當戰國初分之日秦之力已足以制六國六國之力常不足以支秦而況孝公以後之秦乎季子初欲用秦廹十說不行乃約六國從親成洹上之盟今讀其遊說六書及宣布要約指揮跨歷氣吞咸陽此豈冥冥

以決事哉利害明而得失審視天下形勢若掌上螺文揣摩於期年之中定策於登壇之日由是秦人恐懼甲兵不出函谷關十五年諸侯不相攻二十九年在當時爲六國謀者未有善於此策者也在後人爲六國謀者亦未有善於此策者也可不謂之智乎若連雞之不能久止於棲季子蓋已逆料故陰激張儀入秦以堅其從約而不意齊魏之受欺於犀首也犀首欺齊魏實張儀主之而張儀後日之不爲蘇秦用者實因蘇秦之先見疑於燕趙也豈非天哉蘇秦死

三十九年而秦并天下六國臣民罹祖龍之虐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乃追憶蘇秦洹上之功而歎代厲不克繼兄之志亦足徵公論之不泯於世矣昔劉歆稱商君治秦若稍施寬平加之恩澤庶幾霸者之佐予謂季子習鬼谷陰符其才不及商君六王之信季子亦不及秦孝之信商君故從成而旋敗假使蘇秦挾過人之智能濟以忠信金玉卿相不縈於懷開誠布公延攬英傑如張儀犀首諸人使之分相各國同心裨助則從約久長六王得以延其國祚亦庶幾救時

之才而惜乎其不能也卒至被刺已殊猶請齊王車裂徇市以誘賊之自出豈非智有餘而不善用其智哉且夫山東諸侯固畏秦如虎也山東謀臣爭欲割地事秦以徼幸一時之富貴非蘇秦之口舌所能爭也秦終戰國七君惟孝文莊襄享國日淺餘皆聰明英武多歷年所而任賢之專且久如孝公昭襄者又非山東諸王所能及也混一區宇雖曰天命實人事耳嗟乎議橫於方盛之秦其勢易爲力議從於積弱之六國其勢難爲功乃不爲其易而獨爲其難則蘇

秦亦人傑也哉

陳宜中論

鄭虎臣殺賈似道於木緜庵洩天下之公憤也陳宜中捕而斃諸獄報權相之私恩也宜中阿附似道致身貴顯及祭其將敗乃上疏乞斬元惡初無必殺似道之心也帝與太皇太后不從責置循州虎臣欲報父讐自請監押則有必殺似道之心其言曰我爲天下殺此賊雖死何憾亦知朝中奸黨未盡竄逐故思患預防而豈意代爲報復之即在宜中也宜中奉益王開府福州其時元軍已入臨安宋祚不絕如綫身

為宰輔當思若何繫人心回天眷與張世傑陸秀夫等和衷共濟激勵四十八萬勤王之兵力保閩粵殘疆告之以少康中興基於一旅否則南北分定畫江而守猶不失為東晉瑯琊王乃一無規措惟亟亟焉捕戮虎臣其意以為可謝似道於地下而豈知身作反噬之犬終不可謝也哉予嘗跡其生平行事德佑以前備載於劉九皋一疏如魑魅鑄鼎莫能遁形景炎五月以後其所建議不過遣柳岳如元軍乞盟修好而已勸帝后屈稱臣妾求封小國以延趙祀而已

籍民為兵擾亂臨安而已繼而具舟請三宮航海則無聊之計已窮行遯之志亦決及伯顏召與議事遂逃之温州楊太妃手書四召復還行都仍以左丞相都督軍馬及帝昺奔謝女峽勸之避入占城託言先往諭意往而不返嗟乎庭芝之戰殁天祥北去崎嶇海島祇擁八歲幼沖立虛號於風帆浪檝之閒共事者止有張陸二人宜中猶與齟齬不合此則天心之棄宋而浙東倡義奸輔總師若特爲殺一虎臣而來也獨怪文信國與宜中周旋數年及北上燕京途中兩

寄詩詞猶以中興之業殷勤屬望則甚矣知人之難也

知縣論

昔顧亭林先生嘗謂天下之治亂皆肇端於知縣欲天下之有治無亂則必選擇賢吏授之以權而久於其職因推原利病作郡縣論九篇思改絃而更張之後世聖君賢相必有采其言而見諸行事者先生勝朝遺老目擊滄桑其言過激行之未必無弊而謂治亂之端肇於知縣必授以權而久其職則亘古不刊之論也春秋時列國強臣各以私邑立縣駸駸乎有廢封建之漸始皇芊劃河山創建郡縣自秦迄今官

制沿革無常而郡縣守令之官不敢以秦政李斯非常雄傑之才方圖一世以至萬世而三十六郡守令以上不復設官其智自足籠駕乎後人而莫敢更其制也曰椽曹曰丞曰尉曰遊徼嗇夫祭酒皆縣令屬官得以自辟有由孝廉茂才擢爲令者有由郡將除授者有由郎官長史遷者有由天子特徵拜者兵刑錢穀農桑學校諸大政統於一人大事白郡守奉其教救小事得專決斷令行禁止觀於文景二帝之代建武永平之際盜賊寖息外戶不閉當是時縣令位

卑而權重故循良多而天下治或曰位卑則權何以重曰令不能自重其權有使之重其權者焉漢董宣為洛陽令格殺湖陽公主蒼頭周任為南行唐長下車日捕殺縣中尤無狀者數十人魏王修為高密令邑豪高氏客犯法尉不敢捕修率吏民圍高氏擒賊殺之是長吏得操專殺之權而上官不以為罪且薦之朝廷不特此也吳朱育為東觀令遙拜清河太守加侍中並縣如故陸遜為海昌令得便宜行事值連年亢旱開倉穀以賑貧民夫令而秩加太守侍中敕

使便宜行事蓋惟恐位卑而法撓特破格尊顯俾得伸其權於世衰道微剽刼椎埋之日而斯人卒能奮功名躋卿相不負所學兩晉人主知此意也故渡江中興諸臣皆起自郡縣唐之人主亦知此意也故當安史之亂藩鎮之叛河朔縣令猶能提一旅之師背城殺賊北宋初分諸縣爲五等遇戎事則兼兵馬都監監押銜此沿周世宗之舊制可見宋初縣令猶筦兵馬權也政和以後用人濫雜吏部兩選並注武官縉紳科甲恥居其職至有朝綰墨綬夕自投劾令缺

虛懸數載以一令兼攝三邑然二帝蒙塵中原淪陷
慇懷覆轍復蹈於靖康之世當是時縣令位卑而權
替故循良少而天下亂明太祖起自田間知民疾苦
知元時縣令之望輕洪武四年會試特用新進士銓
令大縣六品中次七品治績上聞行取為行人御史
所以隆其階而重其望也然猶三途並進擇才而使
延及仁宣二廟吏治烝烝超越唐漢迨至末造人主
耽樂於宮闈奸輔弄權於臺閣邊陲告警府庫空虛
於是納粟貲郎師門任子閹寺義兒皆出宰百里苟

賤不廉上官惡其賊民罔上舉長吏之權而盡收之問其兵兵無有也問其餉餉無有也於是張獻忠李自成之徒揭竿蜂起所過殘破懦者或雉經或逃亡不肖者降賊而且爲鄉導嗚呼兵餉俱罄而責以戰守之事雖有虞詡寇準諸人爲令亦束手無策況材質之駑下者乎此皆朝廷之吏無術及決裂敗壞不但舉郡縣疆土畀諸盜賊且并天子之社稷而亡之故曰知縣失其權而天下之亂作夫大吏把柁之人也知縣持篙之人也大舟一人把柁而持篙者數

十人衆篙所以扶一舵也衆篙不得其力則舵所向不前灘流慓悍石骨嶕礉舵師不授篙工以遲速進退之權則篙折舵摧而舟亦危大吏之授權於知縣猶舵師之授權於篙工也雖然權者整世齊物之資操不可盡行不可驟故又有久任之說焉功令南人任北北人任南新進甫離席帽遽膺民社與其民人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點胥滑吏日環列左右以鉤伺其性情或曰是代庖也去任必速或曰是借徑也暫避吏議指日而遷夫如是則令有權而人不畏惟眞

除者寬以歲月勿責近功掩其小過勿頻更調於是戶口之多寡風俗之奢儉物產之盈虛田疇之上則中則下則橋梁津渡之南至北至關塞亭堠險要之區庵廟寺觀伏慝藏奸之所吏役之若何舞文骫法同僚之孰爲廉潔貪污輕車減從周巡其坊廂都鄙而採訪之又接見其鄉之紳衿耆老而諮諏之視一邑情形如披掌上螺文然後耳目不受人欺而心思可用宋乾道閒知縣限以五年考績殆因此也今有巨富之家倉儲萬億谷量牛馬食指數千必有一二

紀綱之僕經理家政其僕必自祖父以來更事既久深信不疑者寸絲顆粟不遺訖注佃夫傭婦悉聽指揮並其家之子弟宗族約束堅明不敢爲放辟邪侈之事在主人心力不勞而已坐享其福任僕者貴乎專且久而任令者可如舉棊之不定乎哉或曰權專任久而循聲不著盤錯利器而沉滯下僚將奈何曰溺職貪墨國有常刑何待問焉若賢能而微官終老則亭林先生已言之矣曰六年稱職封父母又三年稱職璽書勞問又三年稱職進階益祿此即左雄上

疏順帝之意夫縣令而至璽書勞問可謂榮矣進階益祿如古之遙拜太守而食二千石可謂貴矣況簡在帝心迭膺顯擢由縣令持節鉞者多矣何有吳亮白頭之歎乎且今如縣所憂者無兵與餉耳無兵與餉以其貧耳自唐宋以來幅員之廣未有廣於此時者也生齒之繁未有繁於此時者也驕奢淫佚財用之耗未有耗於此時者也地力不足以養人人力不足以自養則饑寒必至刼掠刼掠必且拒捕亡命成爲流寇而縣無一甲之蒼頭十旬之積粟將何恃而

不悉耶馬貴輿曰利源之廣田賦而外半生於征榷取諸豪强商賈不專仰給於百姓爲經國之遠圖竊見今日食淡巴菰者幾遍海內凡人數日不食鹽則病數日不吸烟則無病而嗜之者男女老少如朝饔夕飧不可間斷且五穀有失稔之年九州有異宜之土惟淡巴菰無論山隰無論水旱皆能成熟糞本稀而利市倍愚以爲創立菸稅乃因民之利而利之應請大吏入告仿唐宋麴坊之法設局製造者令其報官納稅率千錢而輸若干列肆零售者令其報官納

稅率千錢而輸若干四季按其簿帳而課之違者重罰私造者比照私鑄制錢之罪罪之犯必無赦夫分錙銖之贏餘儲地方之公用一善也取之甚微馭之甚簡二善也隸於有司無纖毫公帑之費三善也況大害所在卽大利所藏有億倍於是者與其使衆人據以爲私莫若上之人先據以爲公令管仲劉晏復生斯世舍是別無生財之途矣此法既行歷年漸久積銀漸多縣中可議兵餉矣於常平外別築一倉每年俟穀賤時入之入不復出名曰儲餉仿古機兵之

制團練本邑壯勇或五百人或七百人給値如傭工計日之數而倍之募教師二三人爲練長倣古押衙都頭之制給其常俸使約束壯兵而訓以弓箭戟矛藤牌火器諸技令以暇日親自操演賞罰必信無事則散之田畝佐農食力不越五十里外仍給其値之半數有事則命練長號召刻期必集一旦聞隣郡風鶴之警守禦有資人心安堵不必求援於數百里外也一邑如是一郡皆如是則鉦鼓相聞唇齒相衛雖有賊騎數千亦不敢長驅深入也夫事無準備急而

求救近者旬餘日而兵始至遠者二三旬而兵始至彼方觀望遷延而此之城池百姓焦爛已久矣然此區區之兵餉欲其斬馘立功堅壁持久固萬有不能譬諸前門虎進而堂中搏擊有人則虎必暫避乃可堅閉寢門以待獵徒之四集非謂無俟增兵無俟繼餉也嗟乎一邑小且弱也由邑及郡由郡及省以及天下則大且强而金甌固於磐石爲大吏者毋使知縣失其權窘其用而輕易其官如驛卒則漢永平唐貞觀之盛詎難致哉

明季鄉兵論

朝廷養兵衛民兵不足用使民自衛且以衛兵誠衰世之政而亦有不得不出於此者明季成敗之效可睹矣隆萬間兩河州縣猶知行保甲練鄉兵之法雖非人人干城家至戸楯而里巷稽察守望嚴密其旬報月申於大吏之庭者易世數十年文書在掾曹科房皮欄塡委當時未能實收其效亦未嘗不隱弭其變及啟禎朝保甲團練之法盡廢邊陲多事寇來則束手無策添官請帑寇退則般樂怠傲減將撤兵以

節省糜費爲辭絕不爲善後久安之計其實冒破度支金錢已不可勝數未幾而流賊蜂起秦蜀楚豫江黄淮鳳數千里無堅城天子宵旰於上綸扉大老封疆重臣皆以兵不足用廣懸募榜集天下健兒助兵殺賊西北應招者礦洞惡少東南應招者販私梟徒今日噪呼明日賞賚今日賞賚明日逃亡逃自河北者應招於山東逃自山東者應招於河北揭竿持梃淫掠村戸迨官司捜捕逃爲流賊羽黨而已故招兵有十惡昔賢論之詳矣夫人有家室田廬之可戀則

不忍輕棄其鄉有系籍里貫之可稽則不敢輕罹於法若不耕不賈遊食不根著之民雖曰豪强其實情䟽雖曰敢死其實貪生而能束以文網勸以忠義乎故曰招募者召亂之機也若團練之鄉兵則不然團者聚也因其聚於野而團之也古制寓兵於農農隙以講武事即練之義也人情不甚相遠責其情之盡出於公其弊必至於奪攘矯虔而成土崩之憂鄉兵者名出於公實出於私名實與公私叅半故愛身家之極可以不愛身家惜性命之極可以不惜性命君

父大事賴以共濟者多矣雖然稂莠不除嘉禾不植保甲者固團練所由集也保甲既行丁口瞭如指掌奸宄無所藏伏凡厥善良不爲匪人誘惑有身家性命之憂即有未雨綢繆之思夫避賊而受其蹂躪與不避賊而未必受其蹂躪且殺賊而取賊之遺膺官之賞其得失利害不待智者而決惟在賢有司因地制宜倡立條教耳十戶爲牌牌有長十牌爲甲甲有長畸零不足附於相近之牌甲廿[illegible]都都副皆同甲長必鄉老公舉兼充練總年十六以下六十以上者專

守門戶婦女織紝而饁其餘丁壯晝則耕作於原夜則角力於室旬日醵會各演其技教師聽民自延注名於册弓矢刀戟火器鉦鼓旗角之屬聽民自置惟火藥受給於官一村數百家或數十家各編棘爲籬環以深溝隆冬水涸迺合濬即取其塗泥相度賊所經由要口築一戍壘高廣若干有級可登有門可閉以防賊騎衝突室中暗設窖窖上蓋厚磚面加黃土踐平如砥有事藏錢粟於內俾賊無所摽掠一鄉危急就近救援不越百里外去鄉漸遠關心漸餒不

可用也人人皆農人人皆兵可戰可守可生可死所謂里社子弟之兵明末東南山砦頻年告警目爲般之頑民者也且鄉兵有四善自食其力不費公家升斗之糈一善也寇至則鳴鑼爲號頃刻雲集不煩兵符征調二善也父兄里正牌甲練長互相鈐制不至糾衆橫逆三善也各鄉皆有義軍聲勢聯絡隱然若敵國使盜賊聞風知懼四善也兼此四善而無招兵之十惡州縣何所顧忌袖手不爲耶然則明季鄉兵其效若何曰雁門之役招調之兵五萬遇賊奔潰賊

以數百鐵騎追之無一反關溺死河中賊騎蹴屍而渡此足徵招兵之無用也而成都解圍鉅野死守豐沛保全皆賴鄉兵協力正德間江西羣盜聯結五寨王文成悉罷客兵自募鄉勇訓練撫循養兵數月然後設奇計次第擒斬之鄉兵無大受創者此又前事之可師也後之謀國者置招募而勤團練庶足揮魯陽之戈而掃蚩尤之焰請兵請餉皆阿奴下策也

爲將不可無衛論

將者行軍之司命以運籌決勝心戰爲上非有舉鼎之力穿扎之技也故爲將不可無衛無衛則敵人從間道襲而虜之若犬豚然將既被虜士卒鳥散數百里間風聲鶴唳城堡皆空此貽禍之最烈者也漢文帝勞軍細柳衛士不敢馳驅天子歎息以爲眞將軍若灞上棘門如兒戲耳其將可襲而虜也宋狄靑討儂智高受命之日其所辟取皆素所與以爲可用者每至郵驛四面嚴兵每門皆諸司使守之無一人得

安出入其野宿皆成營柵四面陳設弓弩數重所將精銳列在左右武襄豈欲耀威於衆哉必先置身如泰山之安乃能折衝在樽俎之地即細柳之韜略也夫以數十百親信之人同在行間護衛又周密如此豈復有將死而不殉將危而不救者且以數十百親信之人同生死共患難雖有輸攻必能墨守以待外援之兵轉死爲生轉危爲安直呼吸間事耳衆兵解體於下主將孤立於上軍未有不覆城未有不傾者也乃吾觀明季封疆之臣位尊權重技擊非不衆也

火器非不備也米粟非不多也一夫夜呼城池已夷仗劍坐堂上無一人侍衛者其平日才疏識淺闇於應變薄於待士倉皇之際情狀畢露尚敢藉口於援命之恆言以幸逃僨國之大罪哉爲將者當思漢文之所以重條侯武襄之所以嚴自衛必不至身陷賊中萬一計窮力竭尚當留有用之身補孟明之過人主原未嘗責以必死也如唐之郭汾陽李臨淮宋之張魏公韓蘄王豈皆百戰百勝哉但觀其後效何如耳死固未晩也

爲將不可無錢論

古之名將視其士卒如手足之捍頭目父母之護嬰兒嚬𠷣之絕同甘苦推燥濕爽則衣之饑則飽之病則藥餌之此固無財不可以爲悅故爲將者欲其豪而好施不欲其廉而慳與凡賞賚出於公者謂之例例在人之意中賞賚出於私者謂之情情在人之意外感例不若感情之深也士卒倉皇征調離鄉千里或數千里其心無不繫戀室家使內顧無憂乃可得其心以爲我用即以爲國家用東征三年缺斨破斧而

軍無怨言者由周公之體恤其心纖微畢至也及明
啟禎間三邊大帥公馬缺額有征討之事取材官車
騎以備馳驅宴犒所需仍資諸公餉平日視其部曲
漠若途人一旦時危勢急能舍其萬死一生之命以
爲我用哉此非將之棄其兵朝廷不使將有餘財之
爲棄其兵也七國時李牧守雁門以備匈奴得便宜
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牧數年不戰邊士
得賞賜而不用自願一戰遂殺匈奴十餘萬騎宋太
祖時西北邊軍市之租多賜諸將不問出入往往賞

賚又輒以數千萬計蓄隱用武安君策也及李漢超守關南屬州錢八千萬貫悉以給與又加賜賚使者相望於道契丹入犯太祖命田欽祚禦諸境上輜糧金帛詔有司勿限其所取此豈太祖之欲富其勳舊哉以為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將之御兵其權專而其情親將可以厚利餌兵人主不可以厚利餌兵也假手於將微寓其意將能知之兵不能知也戰鬬彊場帝閫萬里披甲執銳之士不待澤於朝廷咸待澤於主將所以肝腦塗地而不顧也漢超所向有功而

虜騎六萬欽祚止以三千人破之豈非養士有財得其死力以爲國家用哉有天下者不幸而遭黃巾青犢之變當破格用將尤當破格賞將兵能用命則少可擊衆弱可擊强勿用增兵以糜餼兵有饒積則敗爲賊掠勝爲我據誓必殺賊以保貲自太祖後君之馭將將之馭兵知此意者鮮矣

兵政論

春秋戰國時兵政雖衰而弱小之國尚有兵五萬秦用商君國益富强至始皇時兵幾百萬蓋盡耕稼之民而兵之矣唐太宗分兵農爲二農出穀以養兵兵出力以衛民兵政始一變代德以後府兵之制大壞卒皆老羸不任用吏部侍郎韓愈與鄂州柳中丞書云遠徵軍士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與賊不相諳要臨敵恐懼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而

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韓子是言亦一時權宜之策非兵政之常經也夫國家捐億萬赤子之脂膏以養各道無用之兵愚者知其非計然議者曰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備而不用洵目前之福備而不任用豈他日之福耶竊以爲國家養兵時時存一必用之心則頗牧常在禁中折衝不離樽俎雖百年不用可也時時存一不用之心則將愚不識韜鈐兵驕不知紀律筋力痿疲器械朽腐猝然徵調謂無一兵之足用可也昔齊桓募士

五萬晉文爲前行三萬料民之政聖人不道然齊桓欲從事諸侯管仲作內政以寄軍令晉文得國二年欲用其民子犯先教以知信知禮皆遲至數年而後圖霸則自古及今斷無備而不用之兵亦斷無不教而有可用之兵矣故曰練心爲上練氣次之練技練銳又次之耳不聞雷霆之聲所聞者金鼓目不睹泰山之形所睹者旌旗置諸死地而勿驚出之生門而無喜謂之練心動如脫兔靜如處女咤叱可以變風雲闞哮可以吞虎豹黑卵之腰劍三斬而不避南八

之面矢六箸而屹然謂之練氣矛必洞甲鏃必飲石走必及馬躍必踰溝謂之練技一鼓整隊二鼓習陣三鼓趨食四鼓嚴辦五鼓就行謂之練銳若此者豈所能自爲耶必選擇良將使之撫循敎訓而勿掣其權何謂良將吳起曰治衆如治寡出門如見敵臨敵不懷生雖克如始戰法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家破敵而後言返是爲良將議者又曰以王翦之智勇而伐楚請兵六十萬人秦王空國與之將能而兵少無由立功然趙括將兵四十餘萬坑於長平其時武

安君止奇兵數千耳赤壁敗魏淝水破秦周瑜謝石皆以數千之衆擊百萬之師今日滅楚者秦他日亡秦者楚老將用衆別有深識其平五國豈盡六十萬人耶唐高崇文練卒五千擒劉闢於成都宋田欽祚以三千人破契丹騎六萬金完顏彝以四百騎破元兵八千艮將用兵以少擊衆者不勝枚舉兵豈貴多耶今流賊蹂躪數省兵餉告罄各州縣募練士勇齊心堵剿其勢必不能使之自食則糜餉與養兵同富者出資貧者出力其勢能暫行而不能經久則核兵

撙節糧糈正今日要圖也兵之隸於提鎮叅遊以至千把總者定額可稽而其中有服役諸色目詭寄於兵册之中按季支餉以半給之以半作辦公之費名雖爲兵而不知弓矢爲何物操防爲何事此冒濫之急當裁革者也於是老弱者黜遊惰者黜學技不成者黜所存者年壯力健之人束之以條約校之以技能激之以忠義信之以賞罰則其兵有不一可對十百可對千者乎所謂簡練以汰兵而兵少愈精者此也夫糜餉以養十萬無用之兵而餉猶不足何如節

餉以養五萬之兵而餉已有贏且以畏葸之兵禦賊未有不敗北而自棄其糧以勇敢之兵禦賊未有不乘勝而因糧於敵孫子曰國之貧於師者遠輸百姓之費十去其七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萁秆一石當吾二十石所謂減兵以節餉而餉少易給者也古之上將受命專征不計用眾先計用寡戰鬬千里輜重在後唱籌設竈狼籍粟米者斬則惜饟如珠玉上賜金帛悉分予士卒則棄財如泥沙十年訓練無不銳之甲兵慎簡帥臣無不平之流寇樽節度支抑損浮

費無不繼之軍儲昔七國爭衡勢均力敵而廟算多
者勝況跳梁之小醜哉

宋太傅張越國公墓考

粵東張越國公墓有三曰陽江也香山也厓門之西黃陽山也厓門北距香山一百二十里東爲零丁山山下爲零丁洋又西三百餘里計海程六更可達黃陽山其隔陽江之海陵山甚遠越公安得有墓此不待辨也惟香山陽江其地皆名潮居里皆有子孫守其墓田乾隆閒爭田涉訟各斥爲僞上其讞於大府大府闕疑而未敢斷余爲閱輿地記香山一名陽江而千古疑獄片言可折宋史帝昺祥興二年世傑兵

敗至海陵山舟覆而死諸將焚其屍函骨葬諸潮居里海陵屬宋之恩平今肇慶府陽江縣境則越公墓在陽江確鑿可據何以香山舊志云縣南五十里潮居里赤坎都有宋張越國公墓子孫聚族居此都並云諸將函骨欲葬崖門恐爲元軍發掘私瘞於此似乎香山眞而陽江贋矣余以當日情勢核之而知舊志之說妄也厓山之襲元大將張宏範爲越公族弟宏範令信國作書招公信國曰吾不能事父母乃教人背父母乎宏範笑而置之及越公蹈海島上殘軍

哭聲震地元兵亦爲墮淚此爲殘宋已亡天下大定宏範病中遺表勸世祖勿殺信國當日各爲其主非有所讐於越公而忍扣其骨平而謂墮淚之元兵忍爲之平死於海陵則葬於海陵風聲鶴唳亡命不暇乃函骨崎嶇越島驀礀而葬之香山吾知其必不然矣當日坎地淹埋無所標識元氏一代未嘗舉封墓之典公之子孫在香山者以海陵之陽江即爲今邑舊名且同有潮居里可以附會少主太后並葬厓門數百步外叢荆莽棘中得一不知誰何之墓遂以越

公嘗之而不自知其爲譌傳也按四明志定海巾子山有越公祠初公以所部東渡駐此山下及殉節海陵而慶元遺民爲公立祠公之長子出百死亡命以慶元遺民多念公者遂來隱居鄞之張華山聚族四百年竊意當日埋骨潮居長子必與諸將共事後自粵奔浙隱居教授必有家乘詳載先塋四阯者惜未能訪而求之也

陳蕃墓考

大庾縣志府東青龍岡有漢太傅陳蕃墓友人朱伯厚棄官來哭收葬此岡墓藏三寶有大蛇圍繞按大庾唐初立縣宋時始見紀載明萬歷以後文獻失傳纂志者何所據而云然也後漢書宦官執陳蕃送黃門北寺獄即日害之徙其家屬於比景友人陳留朱震時爲銍令棄官哭之收葬蕃屍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及靈帝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大赦黨人乃追還逸官至魯相比景屬漢之日南郡今瓊州府極南境

南安屬漢之南埜縣距雒陽七千餘里伯厚收葬太傅漢書不言葬於何處値閹熖方熾必不遠道倉皇葬諸荒徼初開之地意當時家屬嚴譴後逢赦令往來庾嶺死葬此岡後人誤認爲太傅耳且志中言徙家日南又追至此誅滅則誅滅者家屬其時伯厚已繫詔獄豈復能來此哭而收葬耶太平寰宇記云靑龍岡有陳蕃子孫墓斯爲得之太傅志扶漢室忠義激發百世而下聞風興起不在墓之存滅而郢書燕說不可不辨

明高陽忠壯侯韓公事蹟考

城隍神之祀始於北齊慕容儼自唐迄今載在祀典如邑之有令令治明而神治幽開慶四明志載鄞縣城隍神爲漢初紀將軍信今寶山縣城隍神相傳爲明初高陽忠壯侯韓成蘇文忠公曰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明則復爲人此理之至常而無庸疑者也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云太祖征漢戰於鄱陽湖所乘舟偶膠淺沙賊乘勢急攻諸將計無所出侯進曰古人有殺身以成仁者臣不敢愛其死

遂服上袍冕對賊衆投水中賊信之攻稍弛會諸將援兵至賊遂退而明史不為立傳僅附見於趙德勝傳中亦不載代死事按餘干縣志康郎山忠臣列傳及明尚書孫原貞重修康郎山忠臣廟碑記皆載韓侯代死事與紀事本末合吳竹庵司馬康郎山詩自注云康郎山忠臣廟三十五人像皆戎服韓侯神像獨服黃袍此死事之地廟中肖像斷非無因廟僧耕云地下皆葬甲冑蹈之有聲竹庵官饒丞久往來湖上屢至廟中以今證古則謝漢代死之事信而足徵

也侯墓相傳在江西南湖營守備署照牆前立有戟
門按餘干縣志康郎山明初建忠臣廟於其上有守
備府有兵營不言有侯墓且今之南湖營在湖口縣
按湖口縣志南湖營舊在南湖嘴明成化間改設都
司後移駐石鐘山　國朝因之並核湖口地圖南湖
嘴在縣城隔江對面與梅家洲毘連僅三里許似與
康郎山之守備府無涉或明初本隸南湖營則稱爲
南湖營守備或成化以前先自康郎移駐南湖嘴後
改設都司紀侯墓者係洪武時人則曰在守備府前

無疑也歲更五百陵谷異形幽宮遺阯遂不可考耳山僧云地下皆葬甲冑蹈之有聲余試之果然竊意當日軍旅倉皇不及裹屍歸櫬即山坡共築祁連一塚上建祠宇塑像其中百步之外立戟門以表埏道韓侯功大首揭其名故人但知侯墓之在此山麓而不知三十六忠臣遺蛻皆同穴也太祖未征漢以前侯官左副指揮帳前親兵將友諒既平追贈安遠大將軍輕車都尉帳前總制親軍都指揮使司左副指揮使高陽忠壯侯子觀以舍人宿衛忠謹爲太祖所

器屢著戰功官拜 征夷副將軍仍佩故印總兵鎮交阯永樂十二年卒 無子爵除忠壯死事之日在元順帝二十三年七月戊子明史以爲後一日己丑蓋舉丁將軍等死於是日而統言之當從忠臣廟碑記爲實也侯與甯河王鄧愈越國公胡大海並爲鳳陽府虹縣人 國朝乾隆中裁撤虹縣移治泗州韓侯家世里居予觀傳亦不詳蓋雲龍風虎起自式微即虹縣舊志亦未必有所紀載夫紀侯乘黃屋誑楚以免高帝於滎陽高陽侯服袍冕誑漢以免太祖於鄱湖

忠義智勇照耀前後宜其皆可爲神矣邑人知韓侯墓在康山千里郵書索搨碑記作此考以貽之

七姑祠考

江西贛南福建汀漳諸郡凡官廨邑聚皆廟祀七姑其狀乃七婦人不知何神亦不知始於何時宋洪邁夷堅乙志以爲山鬼引臨安人王大光爲坑冶司有數婦人侵晨出宅買豆乳事此說出自南宋時今民間祭七姑必薦豆乳非無因也贛州府志以爲唐虔州刺史李渤女渤嘗隱居廬山白鹿洞故勘書臺下有七姑廟創造於宋朱子題額疑渤女沒於侍宦之地其後爲神此又一說也明王褘遊白鹿洞記云過

枕流橋從烈女廟登北岡疑烈女即七姑此又一說也南安府舊志游心水引堅瓠集潘原明七姬事爲證此又一說也南雄州志載乾隆間知府舒均聖化夫人廟碑記云夫人姓練宋丞相郇國公章得象之祖母從夫章仔鈞仕於閩爲王審知守建州其將王建封邊鎬失期當斬夫人救之後二將納款南唐偕查文徽攻建州城陷議屠之時仔鈞病卒二將入見夫人欲全其家夫人曰城破吾當死民何辜若不盡救建民吾不獨生二將以白文徽義而舍之一城皆

兒至宋祥符中其孫得象由江西玉山令擢雄州牧常設夫人之位於署事有不便於民者必請禱而議去於是雄人歆感靈爽遐邇尸祝稱曰聖化與閩人之祀夫人者並垂不朽夫人行七故稱七姑此又一說也按新唐書李渤洛陽人初隱少室避安祿山亂與兄涉移居五老峯下元和間以右拾遺召不起後以著作郎召渤遂起歲餘遷右補闕穆宗立召拜考功員外郎會魏博節度使田宏正表渤爲副爲杜元穎所劾出刺虔州渤奏還信州似渤未嘗至虔州傳

中亦不言子女則其女沒後爲神宋時立祠朱子題額皆附會無稽之言矣王禕遊白鹿洞記但云從烈女廟登北岡烈女無從考證廟亦久圮安得即指爲勘書臺下之七姑僞吳平章潘原明爲張士城守杭州以城降李文忠及姑蘇城破原明七姬皆自縊後人嘉其義烈斂骨瘞於王府基號七姬冢七姬不得改作七姑且在吳門爲潘氏盡節於贛南汀漳諸郡風馬牛不相及必無廟祀之理宋洪邁撰夷堅志四百二十卷搜羅淵博其父忠宣公皓仕徽宗朝去章

得象之世未遠遹少承家學又出守建甯建甯即建州也當知得象祖母爲練夫人小名七姑有全城之功而乃目爲山鬼引王大光事以實之有是理乎考宋文憲越國夫人練氏像贊序云夫人諱儔生而肉髮子一十六人孫六十八人不言小名七姑及得象刺雄州事則舒公祗據流俗傳聞之說以立碑亦不足信也且夫人廟食建甯神貺昭垂旁及隣境建甯與廣信府接壤何以鉛山上饒等縣反無七姑祠而家戶戶祝轉在僻遠之贛南汀漳與嶺南諸郡是更

理之不可解者耳或言土俗以七月七日爲七姑誕辰疑黃姑譌作七姑織女三星一日行十二舍往而復回詩人譬之七襄疑七婦人亦因此譌傳其說甚正然蘇松杭嘉湖數府女紅紡織蠶桑吉貝之利甲於天下城鄉惟祠祀黃道婆馬頭孃不聞祀織女黃姑也大抵百粵之地唐宋以前獞猺雜處俗尚巫鬼山妖木魅時或憑焉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安能一一求其人以實之哉然則七姑何神也曰必不得已吾從夷堅乙志

南贑之地徧祀七姑南康縣署東建有神祠事之甚謹聞丙辰四月潭匪糾衆圍城七日每夕僉慈周太守之叔名之鏜者覩紅紗燈七盞分前後門出匪衆登旭山見之以爲襲已也相率欲戰後見城堞女兵無數遂不敢動事平咸曰圍之得解惟神之功太守嘗屬予紀其事於石今讀此考附識如左　錢師璟識

李眞君事蹟考

唐信州刺史李元明諱德勝河南沈邱人由進士擢員外郎刺信相傳德宗時天下大旱劉太眞宗伯奉命遍禱山川百神偕眞君禱雨於上饒縣石人峯甘霖立澍二公旋僊化於胡隱君祠胡隱君者三國時胡昭避魏武徵聘隱於此山北谷峯下者也眞君既化後人並劉宗伯神而祠之而眞君之靈爽獨著宋宣和閒方臘擾江南眞君效靈賊見白旗照天巨鷹如黑雲從空而下遂褫魄受縛有司上其事詔列祀

典宋紹興四年助誅永豐賊敕封助靈將軍明正德
六年萬年縣桃源冦亂復有鷹旗之異賊遂平嘉靖
時輔臣夏文愍公請諸朝敕封靈山鷹武將軍列祀
大高殿左之統雷殿萬歷間助官軍平播冦晉封西
濟宏道崇興護國眞君嗣是士民祝版咸稱眞君
皇清順治初顯靈於饒州乾隆丙子靈山猛虎爲害
邑令李文曜焚牒殿中虎自投井種類遂絕故老相
傳眞君禱雨禮畢側首觀井即坐化井旁故塑像者
皆左側其首千餘年後靈跡復著於井中之虎亦神

矣哉每年八月十二日眞君誕辰信之屬邑浙之江
山常山閩之浦城松溪士民羸縢履蹻手擎香燈赴
石人殿禮拜者殆將萬人禮經曰能禦大菑能捍大
患則祀之眞君甘棠惠政浹於生前及羽化登仙其
精氣常降神於大江左右無非爲國爲民之心不得
謂證位丹臺元風之異於儒術也考永豐爲唐巨鎭
隸於上饒宋時升鎭爲縣雍正九年改爲廣豐實錄
中稱紹興四年助誅永豐賊卽今廣豐縣也故豐人
崇奉眞君精誠感格若或見之而眞君心乎豐人之

心水旱疾疫禱祈必應天人之際一氣肸蠁者微矣縣城西偏舊有李將軍廟額曰鷹武殿分俎豆於部民沐庇蔭於奕禩昔蘇文忠謂韓文公之精神如地中之水無往而不在則眞君之精神亦無往而不在也豐人當知縣治神龕無殊靈山古刹何必足繭百里度萬安之橋陟黄沙之嶺親叩其蟬蛻之石室以爲敬哉廟無碑記不知建自何年因作此考俾邑人知其顚末益篤信勿諼云